



中國鄉土小說名作大系

主編 鄭電波

中篇小說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

第八卷

李四題



中原出版傳媒集團
大地傳媒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主编 郑电波

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

第八卷

中國鄉土小說名作大系

李四題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8卷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42-1020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8500 号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

出 版 人 刘宏伟

总 编 审 汪大凯

总 策 划 刘宏伟

策划编辑 郑电波

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

责任校对 彤 冰

装帧设计 吴丹青

装帧制作 董 雪

封面题字 贾平凹

插 图 董 钺

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邮 编 450002

网 址 <http://www.zynm.com>

电 话 0371-65751257

邮购热线 0371-65724566

传 真 0371-65751257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

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46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2-1020-8

定 价 9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

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

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

魏世祥

纲目总审 张 炜

主 编 郑电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

凡 例

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,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、中篇名作。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,后 30 卷(7 卷—36 卷)为中篇小说。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、中篇小说;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;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、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,但大的格局不变。

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,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,名作灿若群星,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。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部分,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。

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。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,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,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,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,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,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,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,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,欣悦和忧郁,惊愕与绝望,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,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张 炜

2013 年春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。

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贾平凹

2014 年春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，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，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，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，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，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，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，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，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，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，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，农民心气的勃发，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，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，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，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，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，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：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，社会的深层变革，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，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

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泻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

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

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(1977—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、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3年初春

目 录

甜甜的刺莓	孙健忠	001
惊心动魄的一幕	路 遥	091
土壤	汪浙成 温小钰	146
初晴	谷 白	273
驼峰上的爱	冯苓植	322

甜甜的刺莓

孙健忠

摘一捧家乡的刺莓，献给远方的朋友。朋友说，这刺莓实在太酸涩了……

一

那天夜里，月亮很好，毕兰大婶叫竹妹去后园摘几个南瓜，拿回来剁烂，放湍锅里熬熟，好喂那养在栏里的两头架子猪。竹妹应了声，提个竹背篓，往里放把菜刀，毛辫子一甩，到后园去了。

毕兰大婶坐在屋里等，左等右等不见回来，心里有点儿起疑。架子猪在隔壁打栏，饿得嗷嗷叫。鸡进了笼，时而拍几下翅膀，时而低声絮语。“唉，这背时的女儿……”毕兰大婶埋怨着，起了身，想去后园看看。茅草发得好快啊，才几天没薅，就差点把这条通往后园的小路封满了。正是瓜熟时节，土洞里的老蛇耐不住热，常在这时候溜出来歇凉的。毕兰大婶走得很小心，生怕踩了蛇尾巴。晚风起了，落下来几片椿木叶，纺织娘和蝈蝈儿躲在什么地方叫。这后园小小的，只有几床晒簟那样宽，四围栽满了叫做“鸟不歇”的刺，当中留了一扇窄窄的园门。这是毕兰大婶和竹妹常常来的地方，每天早晚，她们来这里挖地，整土，打菜秧，浇水，泼粪尿，薅草和捉虫；快到吃饭时候，她们先把炒菜的锅子烧红，然后来这里扯大蒜和胡萝卜，摘四季豆和苦瓜……

现在，毕兰大婶是来后园找她的女儿，看看竹妹为哪宗摘了这么久的南瓜？走拢园门边，听见里头有人悄声细气讲话，老人家觉得蹊跷，是哪个绕开她的前门，又在这样的时候，溜进她屋的后园里来了？尖起耳朵听听，那声气太小，听不出来。她抬起一只手，推了推，园门“吱嘎”响了，开了。眼面前，出现一个翠绿、丰饶的瓜豆的世界，瓜棚边，月亮底下，显出一高一矮两个紧紧挨在一起的人影。毕兰大婶

认得出，一个是竹妹，一个是寨里名叫三牛的后生家。园门的响声惊扰了他们。他们像挨了吓的兔儿，赶紧分开身子，可是碰巧得很，竹妹的辫子绞在三牛胸口前的衣扣上了。他们慌了手脚，越扯越紧，越解越不得脱。几多难为情啊！若在白天，那两张红到耳朵根的脸盘儿，那种慌乱的落魄的样子，不晓得有几多好看呢。

毕兰大婶想退出园门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。这个发现使毕兰大婶惊愕、不安，直至有些骇怕。她一时还很难判定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做阿妈的，到底该支持还是该阻止？这阵子，她该在这里留下来呢，还是该马上就走开？

“阿妈！”竹妹把脸盘儿藏在阔大的瓜叶底下，怯怯地小声叫。

“呵，竹妹，”毕兰大婶平和地说，那神气，好像没有看见三牛，更没有发现他们那副尴尬的样子，“我要你来摘南瓜……我在屋里等了好好久……猪饿得打栏，嗷嗷叫呢。”

“阿妈，三牛找我有点点事，他想学算盘，问我有没有‘九九归’口诀……”竹妹向毕兰大婶解释，但是她真的把摘南瓜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呵，三牛也在这里。”毕兰大婶仿佛这时才发现三牛。

“大婶娘，”三牛在月亮照不到的荫处，勾起脑壳，喉咙小得像蚊子叫。他像做了一桩什么对不起毕兰大婶的事，现在，必须拿行动来补偿了。他从吊满粉冬瓜的瓜棚下走出来，拿起竹妹的放在竹背篓里的菜刀，去割瓜藤上长老了的皮子乌红的南瓜。

“竹妹，”毕兰大婶说，“你自己动手，莫劳烦三牛哥了。”

竹妹听了阿妈的话，走拢三牛身边，去接他手里的菜刀。三牛不肯，一口气割了三个大南瓜，搬到瓜棚边，放进竹背篓里。

“你莫背，让竹妹背。”毕兰大婶阻止正要背竹背篓的三牛。

“有好重哩，她背不起。”三牛说。

“才这么点点重，哪里会背不起呢？”

“大婶娘，我背是一样。”

三牛用力站起来，反手把竹背篓端正，提起脚，往园门外走。毕兰大婶跟着。竹妹走在最后。他们都不出声，各人想各人的心事，三双大脚板在松软的泥土上嚓嚓响。回到堂屋里，三牛放下竹背篓，扯衣袖擦干额门上的汗水，打算跟毕兰大婶和竹妹告辞。

“大婶娘，你忙，我回屋去了。”他说，借着楼门口的一片月光，悄悄望竹妹一眼。

“嗨，你这样急做什么？”毕兰大婶挽留，“坐下嘛，水都还没有喝一口呢。”

竹妹没有帮阿妈留客。当三牛起身的时候，她又碰见他投过来多情的一瞥。她心里打鼓，嘭咚嘭咚响；阿妈送三牛出门，讲了些什么话，她一句也没听进耳朵眼里。

二

月光落满了寨路。凉津津的夜风，送来醉心的桂花香。坡脚下，小溪潺潺流；碾子屋边的“水打鼓”，被流水冲动，嘭咚嘭咚响。路边上，早熟的板栗炸开了刺球，落下壮实的硬果。仰脸看，月亮好大，好圆，好明光；月轮里的桂花树好清晰，好迷人。啊，这甜蜜的桂花香，是不是从月亮上吹来的呢？树丛里的雀鸟，被三牛的脚步声惊吵，在窠里不安地转动、呢喃。三牛停住脚，听了听，没有听懂它们的悄悄话。啊，它们是不是也有什么快活的事？发现有人注意它们，是不是也红脸呢？难为情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就赶快离开这里吧，不要再惊扰它们吧！

三牛的家在山边上。他有一栋矮矮的没有楼的木屋。这屋的成员，除了他，还有一只黄狗。这阵子，黄狗听见三牛的脚步响，迎上来，摇着尾巴，很亲热地在三牛身边蹦。三牛勾勾腰，抱起这位老伙计，用力地搂它。若在往常，他就把它抱回屋，放在地楼板上，拿包谷粳和烧熟的红苕喂它。今夜里，三牛没得这个兴头，也不想进屋去。月亮几多美啊，他真愿整夜陪伴月亮，哪里舍得把它关在屋门外呢？

他放下黄狗，撵开它，一个人到后山上的松杉林里去了。这里的景致实在好，直挺挺的树干，鲤鱼刺一样的杉木刺，马尾巴一样的松针，碎银一样星星点点的月光，黑沉沉的山影，都像在朝他笑，引起他一种甜滋滋的感觉。有一回，是在这坡坳上捡菌子吧，不留心，他的脚拐被杉木刺戳烂了，流了好多的血。也在坡坳上捡菌子的竹妹，竹篮子一甩，很惊慌地跑拢来，望着他的脚拐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怎么的了？”他说：“被杉木刺戳了下，不要紧的。”竹妹说：“我帮你看看。”她不顾忌许多双姑娘家和后生家的眼睛，蹲在地上，很过细地查看他的伤口。“嗨，还讲不要紧呢，杉木刺都卡进肉里了，它若在肉里烂了，会痛死你的。你莫动，我帮你挑出来。”她真的拿下一根别在衣袖上的缝衣针，帮他挑掉了杉木刺。可是没有等他说一声“多谢”，她就跑回到姑娘家的堆里，继续去捡那些长在松树根边的鲜鲜嫩的菌子……

又有一回，寨子里的年轻人相邀，一齐到这坡坳上来砍柴。他和竹妹当然也来了。才砍一歇，竹妹就走拢他身边，拿讨救的口气说：“三牛哥，我的柴刀砍缺了，把你的柴刀借我用下吧！”“要得。”他应了声，将柴刀递给竹妹。但是竹妹没有接，她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，好像有什么话说，又好像什么都不必说，你三牛哥也该懂呀！“柴刀，你拿呀！”他并不懂。到后竹妹说：“三牛哥，我拿了你的柴刀，你拿什么砍呢？”“等你砍起了一背柴，我再来砍。”“唉哟，那又怎么好？我今天索性不砍了，明天再砍。”“更加要不得了，这不是救了蛤蟆饿死蛇吗？”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还有什么别的主意呢？“三牛哥，”竹妹望着他的眼睛说，“你看这样要得要不得？我们共一把柴刀，打伙儿砍，一个砍柴，一个就捡柴、捆柴……”

这是他和竹妹劳动上的第一次合作。

对于一个姑娘家的稍稍过分的热心，他懂，但是他不在意，他不敢去想。他有什么权利去爱一个姑娘？况且，还是寨子里的一个顶乖的姑娘，阿妈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是闻名全州的劳动模范。如今，无论什么事都要讲政治条件，他三牛政治条件怎样？唉，他的政治条件太差了，太差了。论成分，他家是贫农，可是阿爸是在“大跃进”的那年自杀死的。自杀死的，又在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这问题可就大了；他那时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只记得有一天，烧夜火的时候，从公社水库上回来一个人，站在他的屋门口，递给阿妈一个褡裢，说：“这是你三牛阿爸的衣裤，他今早在水库上死了。”阿妈哭，打烂了提在手里的泔水桶。他箍着阿妈的脚杆，跟起哭。那个人劝说：“他是不满意‘大跃进’，不满意社会主义，躲在工棚里一索子吊死的。你们快莫哭啰，若让别人听见，又不得了！”过了好久，他才听阿妈讲，阿爸是正在挑土的时候，突然发病了，晕倒在烂泥里。唉，那样冷的天，北风好紧，还有雨夹雪，公社领导却要他们脱光衣服，打“赤膊战”，显出劳动的干劲，县里领导看了，可以得表扬呢。阿爸困在烂泥里爬不起，公社领导就骂他是懒家伙，是装病，不准医生开药单子，也不准工地食堂拿饭给他吃。“哼哼，你既然得了恼火病，土也挑不动了，还要吃什么饭呢？”他们还开会斗争阿爸……阿爸憋不过，寻了短路。又过了两年，因为饭食不足，阿妈得了水肿病。那天清早，阿妈没有起床。阿妈手脚最勤快，总是天不亮就起来，剥猪草，挖园，去队里出早工……今天怎么困起床来了？他走到床头前，喊阿妈，阿妈不应；摇阿妈，阿妈不动。原来阿妈已经死了，悄悄离开儿子，到阴间里寻阿爸去了。

他成了孤儿，若不是有毕兰大婶和寨里的社员们关顾，哪里成得了人呢？他是生产队的儿子。他把生产队当做自己的家。队里的会议，集体的劳动，夜校里的学习，如一阵阵春风，在他的心田里播下了理想的种子。怀着一种神圣的心愿，他向共青团桴木寨支部，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。在团员大会上，他简短地谈了自己要求入团的动机，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团员们认为他的话符合实情，希望他改正缺点，接受了他的申请。但是出乎大家意料，公社团委没有批下来；没有别的缘由，只因为他阿爸是在“大跃进”那年自杀死的，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对“大跃进”怎么看？对社会主义怎么看？这是个立场问题哪。如果他同情他阿爸，那，对党和社会主义就会有对立情绪，甚至产生仇恨。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当共青团员呢？

过了好久，他才转弯抹角地听说这个事。那时候他好懵懂啊！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，他无比快活，觉得太阳比平日更亮，天空比平日更蓝。上坡做工夫，他恨不得挑两三个人的担子，一天做两天的事，多多为集体创造财富。他暗暗下决心，从今起，无论生产上、学习上、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上，他都要起到一个团员该起的带头作用。但是严酷的现实轰垮了他的幻梦。他有生以来遭到第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阿爸死的时候，他还不懂事，现在他已经懂事了。他惊

呆了，发现阿爸的死居然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甚至要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溪涧里的流水，冲得溶山湾边的岩脑；夏至边的季风，吹得开坡巅上的雨脚云；如流水、季风一般的岁月，就永远也洗不净人世间的变故吗？他开始冷静地想，对阿爸的死，他究竟该负什么责任？无论对阿爸还是对社会？当然的，阿爸寻短路，他是不同意的，很反对的。但是，就凭这个错误的行动，阿爸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吗？自己就该痛恨阿爸，要从思想上同他划清界限吗？别人就永远也不能原谅阿爸，并且连他的儿子也不能原谅吗？

他想出门去当兵。既然别人不能原谅他，那他就离开这里吧！如果到了前线，他愿意冲在最前头，一口气攻下五个、甚至十个碉堡；就算拿自己的身体去给战友们垫路，堵敌人的枪口，他也舍得。但是他很快又发现，这完全是一种空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当兵拿枪杆子，比入团的条件还高，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人呢？

最使他伤心以至极端痛苦的，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发生的一件事。有天，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桴木寨，召开一个“黑五类”子弟会议。他也被当做“黑五类”子弟召去开会，受教育。第二天，他甚至变成了“五类分子”，叫去听了半天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”的训话。那是冬腊天，队里开会要烧柴火，每个“五类分子”要缴两百斤烤火柴，他也按这个规定缴了柴。武装部长作了这样的解释：他阿爸既然死了，那就该由他接替。若不然，再过许多年，到了“五类分子”都死光的时候，哪里去找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呢？要不是毕兰大婶放肆拦挡，同武装部长争了一气，他还要被戴上白纸扎的尖帽子，和那些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右派分子们一路，敲着小京锣，到公社里的好几十个寨子去游寨呢。

现在，他必须来给死者负责任了。死者欠的账，儿子偿还，有什么不该？他不责怪阿爸。阿爸若晓得他的死会给儿子添这样多罪孽，他也许不会这样死了。还有什么可讲的呢，一切都准备不出声地忍受。他远远地躲着寨子里的人，离开了大家。除了吃饭、做工夫、困觉，别的他都不想。有时候，他悄悄到这座松杉林里来，躺在柔软的落满一地的松毛上，望着跳跃的自由自在的松鼠，什么也不想。他可以这样待一整天。

但是社员们没有嫌弃他，去年冬里，一口声选他当生产队长。他死活不肯当。多亏毕兰大婶开导说：“三牛，大婶娘晓得你的心思。莫多心了，众人信得过你，大婶娘也信得过你。别事大婶娘做不得主，这事我做主了！”他这才勉强应承下来。当然的，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时时躲开大家了。他从松杉林里回到社员们中间，开始为大家的衣食操心、劳碌。

他已经到了懂得爱一个人、同时也需要一个人来爱的年岁了。当他察觉到竹妹对他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时候，他却惊惶极了，害怕极了。哪里会呢？一个出身很好、长得又乖的女共青团员，会爱上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；这